國史考異

國史考異卷之六

吳江　潘檉章力田撰
吳　炎赤溥訂

文皇帝下

一

實錄永樂七年二月巳卯，册立張氏爲貴妃，權氏爲賢妃，任氏爲順妃，命王氏爲昭容，李氏爲昭儀，呂氏爲婕妤，崔氏爲美人。張氏，故追封河間忠武王玉之女。王氏，蘇州人，餘皆朝鮮人。庚辰，命賢妃父權永均爲光祿寺卿，昭儀父李文命，婕妤父呂貴眞爲少卿，順妃父任添

年爲鴻臚寺卿。美人父崔得霏爲少卿。八年十月丁巳。駕次臨城。時賢妃權氏侍行。以疾薨。賜祭。謚恭獻。權妃於嶧縣。九年十一月乙酉。命鄭允厚爲光祿寺少卿。允以朝鮮人。掖庭之親。因其來朝。特授是職而不任事。二月壬辰朔。賜光祿寺卿權永均少卿鄭允厚誥命。癸巳。以永均允厚等宴。十年二月戊辰。給授鴻臚寺卿任添年少卿崔得霏誥命。王氏奇事述云。權永均等雖貴至列卿而尚居朝鮮。至宣德中。永均以訃聞。賜白金米布。列朝詩集云。永樂中。有高麗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國王李芳遠所進。而權氏

獲粹。善吹玉簫。最爲寵幸。永樂八年。侍　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謚恭獻。芳遠遣送妃父永均至。拜光祿大夫。食祿不管事。尋遣歸國。宣德中卒。賜白金米布。女官王司綵有宮詞云。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曉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喨月明中。此詩專爲權妃而作。寧獻王宮詞云。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來獨自行。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又有三十六宮秋月白。美人花下教吹簫之句。皆記其實也。以史致之。權永均等之官列卿。卽在諸妃冊命之後。其時永均等皆未至京師也。厥後因其來朝。始以光祿命。而永均則在九

年正月。初非以妃歿復加恩。且其官亦非光祿大夫也。獨鄭允厚者。不知於掖庭何親。觀其與永均同給官誥。同預宴賜。豈亦以權妃故耶。又實錄洪熙元年三月戊子。遣中官往朝鮮。賜祭光祿寺卿權永均。賜其家白金二百兩。衣幣表裏各十。爲賻。永均。 太宗皇帝賢妃之父。至是以朝鮮國王李祹言其卒。故恤典又[illegible]。蓋 仁宗推廣先朝睠履之恩如此。而諸書謂永均宣德中卒。賜白金米布。皆誤。

二十

實錄永樂七年三月乙卯。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

卒。安。直隸滁州人。濟寧衛指揮僉事。以功升密雲衛指揮使。洪武三十一年。擢右軍都督僉事。 上舉兵靖難。安率衆拒戰。被禽。 上惜其才。特宥之。以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委任無間。至是以疾卒。九年正月庚寅。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之子宏。陳乞優給。特命月給指揮使祿。遜國臣記謂永樂七年三月。 成祖見安。忽問曰。安乃尚無恙。安慚懼。遂自經。野記謂安守北平。以事入見。 上曰。保兒而尚在乎。葢喜之也。明日更名。則安已自經矣。誤以 上言爲憾之也。 上嗟惜曰。是子錯說話矣。按是時車駕未至北京。亦不聞安以事入見。

則自經之說虛也保兒一戇勇武夫雖親犯顏行非
成祖所淩忌靈璧之敗既已惜其才而宥之委以居守
之重數年于茲不聞有大罪釁而一言之疑遽至自裁
恐保兒亦不為也令 成祖果宿憾未釋則九年正月
其子必不敢以優給上陳而猶不失世職之祿果何幸
而得此當以國史為信可矣

三

實錄永樂九年六月交阯布政司右參議解縉有罪徵
下獄縉先為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甚見寵任坐
廷試讀卷不公出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會有言縉嘗

洩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阯布政司命專督化州餽餉
時翰林簡討王偁有罪謫隨總兵官在交阯教縉指言
廣東化州二人遂共越廣東娛嬉山水忘返縉又上言
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 上曰爲臣受事則引
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皆下獄後數歲皆瘐死楊
士奇撰解縉墓碣云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
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
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
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册 仁宗
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進 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

學士。又明年。福等初議頗泄于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叅議。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阯。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遊。出貲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楊公於縉有知己之感。所書被讒至死。最爲詳覈。而國史多所避諱。其云坐讀卷不公及避事勞民等語。皆文致之詞也。瑣綴錄云。議儲未決。名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丘福等

泄此語於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邂逅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為也天順日錄云文皇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 仁宗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 文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府果反交阯亦叛悉如縉言蓋縉為人曠易無城府既預密議復時時進裁抑支庶之說故 上怒其離間而漏泄之譖得行耳攷實錄金忠本傳言初議建儲 上以問忠所對悉合 上意 上喜賜白金百兩詹事之

除。蓋旌其直云。忠與縉同持正論。忠見旌而縉被黜者。一則股肱之舊。一則新進之臣也。縉之自廣西徙交阯。令督化州餉耳。斷無妄指廣東化州之理。縉非病狂。安肯聽人教誘爲此。意縉從南京歸。必嘗與儕逗遛江廣間。故有娛嬉山水之謗。贛江一議。亦就所見言之。而文皇既入高煦等譖。遂假此爲罪耳。至於李至剛之軋縉。國史不及。以其嘗爲縉牽引下獄故也。然士奇撰至剛墓表。又載其言縉怨望事。餘冬序錄以爲李之言解必因解有誕而附埶之目而怨之。不知至剛特因縉之失職左遷。而媒孽其短。俾遠竄荒徼耳。至於下獄而死

則漢庶人實主之至剛亦何能爲黃淮本傳又以爲淮
與有力皆未必然按鄭氏天政記永樂十三年春正月
解縉暴卒王氏家乘攷載野史云錦衣帥紀綱上囚籍
上見公姓名而怒曰縉猶不死邪綱退而與縉對泣
沃以燒酒埋雪中立死以正統實錄所書縉下獄死家
產沒官妻子戍遼東數語觀之則此說近實然縉之大
節在於安儲固不繫乎病死與否也

四

實錄永樂十年五月乙酉瓦剌順寧王馬哈木等遣其
知院海答兒等隨指揮孫觀保來朝且言既滅本雅失

里得其傳國璽欲遣使進獻慮爲阿魯台所要請天兵除之　上曰此虜驕矣狐鼠輩不足與較命禮部宴賚其使者而遣之仍遣使齎勅諭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

十一年五月庚子韃靼太師阿魯台使撒答失里等來奏馬哈木等弑其主收傳國寶又擅立答里巴爲主請發兵討之願率所部爲前鋒十二月壬午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等馳奏獲瓦剌諜者言馬哈木等兵至飲馬河聲言襲阿魯台實欲寇邊於是　上決意伐之鄭氏大政記云永樂十年九月瓦剌馬哈木攻破本雅失里立答里巴爲可汗二十年閏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

雅失里。自稱可汗。按本雅失里爲瓦剌所弒。事在十年。而答里巴嗣立沙漠矣。至二十年阿魯台所弒者。乃答里巴。非本雅失里也。此鄭氏之謬也。唐氏紀事本末云瓦剌馬哈木。立答里巴爲主。率兵攻本雅失里滅之。然則弒本雅失里者。馬哈木也。非阿魯台也。永樂之十年。非二十年也。昭然可知矣。而通紀諸書俱云。阿魯台以二十年閏十二月。弒其主本雅失里。（通紀無此文唐氏誤引耳）是時去本雅失里之死。已十年餘矣。何得云阿魯台弒之邪。阿魯台雖倔强漠北。阻兵安忍。然無端而加以弒本雅失里之罪。且也鄭公載筆。列史同辭。阿魯台百喙又何

以自辨邪。迄今二百餘年。羶羝遺臭。業已散於野燒。衆馬餘魂。未必遊於起輦。執於舊簡之中。求其失誣之故也哉。按馬哈木旣立答里巴。於是阿魯台不肯赴衙庭朝會、至馬哈木死。阿魯台連破瓦刺之衆、而答里巴亦歸迤北。至二十一年夏。馬哈木之子脫懽大破阿魯台。追至宿嵬山。掠其人口畜牧殆盡。阿魯台益以是時懟而戕答里巴、故也先土干旣歸於我、卽奏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云云、蓋阿魯台奉本雅失里爲可汗。故以馬哈木爲弑主。馬哈木奉答里巴爲可汗。故脫懽與也先土干。又以阿魯台爲弑主矣。余謂元運旣終、自愛

猷識里達臘之後。四十餘年。凡九易主。皆同類相墜。慘于屠膾。而其號爲可汗者。往往覘傳國璽所在。以爲授受之符。方阿魯台之奉本雅失里也。自謂守府之共主。逆馬哈木之滅本雅失里也。居然問鼎之邪謀。乃陽稱獻璽。陰圖寇邊。　成祖知其氣已驕。非文告所能懾服。故決計出師。瓦剌將居奇貨以要重利。不知其抱空質而負不義也。既而答里巴建號。阿魯台以瓦剌所立。不肯聽命。乘馬哈木之死。遂弑之而奪其璽。未幾。馬哈木之子脫歡。大破阿魯台。又併太平部落。繇是瓦剌寖强。宣德九年八月。脫歡遣使臣昂克等來朝貢馬。且告已

殺阿魯台獲傳國璽欲獻益師其父之故智也章皇知亡國之璽不足爲輕重故詔書謙讓抑而不納厥後普花也先之徒弑立相尋而此璽不知何歸矣嗚呼可謂知所寳者也

五

實錄永樂十年十二月癸丑擢進士周文褒爲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十五年二月甲戌河南左布政使周文褒右布政使王文振俱坐罪謫湖廣均州爲民文褒以新進驟膺左轄之命既而降爲編氓不復收錄其得罪顛末世莫能明嘗閱王錡寓圃雜記云我太祖以燕

城爲元舊都。形勢可以制虜。因以封我　成祖爲。及
上登極。卽廣舊邸爲皇城。頻年駐蹕。當時羣臣不知睿
意所向。屢請南還。因出令曰、敢有復請者。論以妖言。於
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等。皆遭重罰。自此基命始定。遂
成萬世之業。雖殽函之固。莫能及矣。然則文褒等之讁
蓋以阻北遷故也。攷之史。永樂四年閏月壬戌。文武羣
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十四年十
一月壬寅。復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
工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
命文武羣臣復議之。則營建之議。實在車駕南還之後。

初未嘗禁羣臣進言也。特廟謨先定。故罪文褒等以示意嚮。未可知耳。然遷都大事。史但載公侯都督及大小九卿公疏。餘皆闕而不紀。其爲奉春之建策。留侯之演成者。果何人邪。觀鎭遠先猷記。載其祖夏國公顧成與成祖論遷都利害。縷縷數百言。則知當時造膝密謀者。不止一成。而惜乎其無徵也。蓉塘詩話。又載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寘之極刑。蕭儀姓氏。他書不少概見。至謂言者與陳瑛忿爭闕下。則瑛之誅死已久矣。鄭氏今言業辨其誣。而名臣記復誤採之。按史

永樂十九年五月乙丑陞給事中柯暹監察御史何忠鄭維桓羅通等俱爲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於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慶等慙而退然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於外任云葢奉天殿之災在十九年四月而其時營建宮室皆工部主之故柯暹等應詔直言多侵李慶等而慶等欲罪之耳然則所謂忿爭闕下者殆李慶等事而傳者妄指爲陳瑛也上於柯暹等委曲保全如此何獨蕭儀一人以觸怒極刑邪繇此言之可以斷其必無矣

六

寶錄永樂十一年正月辛丑大理寺左寺丞王高右寺丞劉端以縱姦惡外親棄市遜國臣記云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廉明執法靖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坐樹陰劓鼻而終高與端同年進士又同官或曰高刑部郎中按是時距孝孺之死已越一紀安得云坐縱孝孺邪至言端以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丞亦非也史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辰擢監生劉端爲給事中永樂元年八月己酉陞刑科給事中王高爲本科右給事中四年正月庚戌陞刑科給事

中劉端爲右春坊右司直郎。七年六月乙丑。書諭　皇
太子。所云欲陞王高爲戶部侍郎。舊制浙江江西人不
得任戶部。如高非出浙江江西。亦從陞用。高本江西人。
時爲刑科給事中。　皇太子愛其詳謹端厚。欲急進用
之。而未暇詢故事。　上葢知之。不欲顯言拒之。故婉詞
以諭云。七月己卯。陞右春坊右司直郎劉端爲大理寺
右寺丞。從　皇太子請也。八年七月癸巳。　皇太子陞
刑科左給事中王高爲大理寺左寺丞。二人服官先後。
可考見者如此。王高資序。似在劉端之前。其起家進士
與否不可知。決非與端同年也。二人之佐廷尉。皆出

仁宗所拔擢。左右近倖。必有齮齕其過於　上前者。故卒陷微文死耳。觀七年六月之諭。則　上之疑高實自此始。鄭氏未見實錄。宜其影響失眞也。

七

實錄。永樂十一年二月辛亥。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兇狠淫虐。生殺任情。與其副使黃禧構怨累年。互有奏訐。朝廷雖惡宗鼎。然以田氏世守其地。曲與保全。而改黃禧爲辰州府知府。思州宣慰使田琛。亦與宗鼎有怨。禧暗結琛。使圖宗鼎。宗鼎及琛。數相攻殺。禧既得志。肆橫虐民。民甚苦之。琛自稱天

主妻為地主禮為大將與琛連兵攻恩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宗墳墓而戮其母屍盡掠其人畜資財所過殘害其民宗鼎訴於朝屢敕田琛黃禧赴闕自辯皆拒命不至自知不為朝廷所容遂有逆謀潛使姦人張勝依託教坊司官史勉得出入祗應將伺便為變事覺命行人蔣庭瓚往名之而敕鎮遠侯顧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兇黨叛散琛等就禽與黃禧相繼械送京師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強悍復遣人招誘臺羅等寨蠻人苗普亮等為亂冀朝廷遣琛還招撫因得免死 上聞之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鼎雖橫恣然窮蹙自歸得末

滅。使復職歸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報怨家以絕禍根。

上以其素兇惡。幸今免禍。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勝其害者。遂留之京師。月給俸祿。宗鼎怨望出誹言。因發其祖母陰事。謂始與黃禧姦。實造禍本。而竊損其衣食。欲殺之。祖母亦發宗鼎縊殺親母瀆亂人倫等事。

上命刑部正其罪。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初命田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爲土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搆扇旁州。妄開兵衅。屠戮善良。抗拒朝命。已正其罪。宗鼎尤爲兇驁。絕滅倫理。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宜加意綏撫。可更

置府州縣。而立布政司總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差稅。悉仍舊。炎徼紀聞云。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爲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川。以獻僞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爲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於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秔秫。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自言願見 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思州。 上曰。思南叛歸僞夏時。何

不徑取屬汝邪。畫土分疆。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許宗鼎諸不法事。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磔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搆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乃遣旗較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閴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既禽。餘無所問。於是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為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庭瓚為左布政使。按實錄以行人蔣庭瓚河南左叅政孟驥俱為右布政使十三年六月庭瓚始轉左布政使此云左誤也夫貴州之為郡縣。其在十一年二月甚明。思琛就禽。必於冬

春之交。而紀聞謂爲十一月事。旣謬。且蔣廷瓚以工部侍郎左遷行人。不在永樂初。而田宗鼎旣歸朝。田琛尚拒命。然後使廷瓚名之。安得有琛先入覲。許宗鼎不法之事也。王氏（二史攷）謂顧成等以重兵壓境。然後凶黨叛散。元惡就禽。所謂旗鼓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非實錄也。土酋出入。皆有親信擁護。彼旣縱惡若是。豈肯斂手就縛。其見卓矣。然國史於琛等就禽之故。殊爲疏略。而王氏直以爲顧成之功。亦恐未然。蓋蔣廷瓚承聖旨。俾神靈單車淩入。獲其戎首。雖藉鎭遠兵威以懾服之。然其便宜方略。有足多者。史言庭瓚嘗與禽田琛

等之謀故歴用之則庭瓚之有功於是役可知矣宣德實錄孟驥本傳云新設貴州布政司吏部以其名聞歴布政使比至貴州創置設施撫綏夷獠皆出右布政蔣庭瓚驥尸位而已此又庭瓚善後之勞見於史者至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以風憲劾其貪黷降本司左叅議蓋庭瓚有才而乏清譽其在貴州將踰一紀爲軍民所信服而王氏乃云不久卒豈未溌考邪

八

王氏二史攷云水東日記言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聞公蓋懲

英國殺黃參將故事耳。攷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公僇黃參將事。惟三下南交錄略及之而不詳。按黃參將者。名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國。爲黎季犛所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爲鷹揚將軍。中無職寄。從單自效。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呂毅黃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功。不在賞典。尋命掌交阯都司。黔公之敗。毅以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絕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爲輔所僇邪。葉文莊之所謂懲。豈 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爲其功成而後寬之。且諱之邪。復齋日記則云。張輔征交阯時。一日

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叅將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勒衆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爲誰。王知公怒已。斂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我獨不畏死也。我已出而爾不繼。賴朝廷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非爾賁我乎。命引出斬之。王叱引者曰。誰敢引我。公遽拔佩刀。叱衆擁出。斬於軍門。其子某訴之。朝廷頗疑。徵還。都御史顧佐。請去其兵權以保全之。其子知朝廷意。率其家人。於長安門外。伺公出朝而毆之。朝廷知而不問。則謂公宣德初征安南。誤矣。且又不能舉叅將名。而所稱姓又謬。公於宣德時。雖罷兵

政。天子寵眷之。爲諸勳臣之冠。而其子敢率家人毆之長安門外邪。水東日記云云。或 太宗聞其事。有所不懌耳。余攷實錄。不見黃中所終。惟於十一年十二月交阯右布政使王平卒之下云。時清化府蠻賊梗化。平與都督黃中。往鎮其地。民賴以安。還至交阯卒。則此時黃中猶在清化。距簡定之誅。且五年所。王氏因論功不及。遂疑中已爲輔所僇。殊爲無據。丘氏三下南交錄云。朝廷屢下詔招撫。授陳季擴布政使。彼欲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竄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旣蒞軍。始大

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命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未幾遂有愛子江之捷時十一年冬也觀此則黃中之僇乃討陳季擴時事而非討簡定時事也厥後英公鎮交阯不踰年而馳傳急徵即黎利繼叛不聞再綰虎符意當時宵小如山壽輩必有以專殺之事聞公於　上者故北征之役請偏師追虜而　文皇不許東征之役請卒兵誅畔而　章皇不從雖曰保全功臣而使折衝之略不得竟其用亦可惜矣英公之儒雅好文嘗在中山岐陽二王間而卒受制奄人以死豈非命哉

九

實錄。永樂十二年六月丙午。車駕發雙泉海。次三峽口。前鋒都督劉江等。哨見虜衆。馳報。　上率師。兼程而進。命　皇太孫與寶纛同行。專以鐵騎五百護衛。戊申。駐蹕忽蘭忽失温。是日。虜寇答里巴等。率衆迎我師。　上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千級追至土剌河。馬哈木等脫身遠遁。會日暮。未收兵。　皇太孫遣騎兵四出覘視。知虜已敗走。　上始還帳中。皇太孫入見。　上語以虜敗之故。　皇太孫叩頭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遠。夜中尤須慎防。遲明追撲之。必盡

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卽敗走。假息無所。寧敢返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從之。當是時。太孫從行。已儼然撫軍之寄。行則申儆環衛。止則防護帳殿。初未嘗令一當鋒鏑也。而虜主答里巴既敗。窮追踰兩山。馬哈木等奔迸不暇。豈復有睊吾後者。覩太孫班師之請。愼重周詳。睿慮夙成。其與年少喜功者。夐不侔矣。而通紀乃云。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迎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名山藏又云。一日以百騎覘虜。至九龍口。虜伏兵突起。可萬人。被圍

數十重。左右皆大懼。　上神色自若。徐指揮躍馬。貫陣而出。邏騎奔告　文皇。妄言已沒。　文皇大驚。急帥親兵往救。未二里。　上至。下馬叩頭。　文皇喜而且泣。從行者陞一級。沒者陞二級。太監李謙在大營。以不從懼罪自縊。二說不同。其於李謙。或謂以迎戰懼罪。或謂以不從懼罪。而從行陞賞。國史與北征後錄。皆絕不之及。攷之野史。李謙。卽保兒。雲南人。乃從　文皇起兵靖難者。亦莫能詳其所終也。九龍口之役。諸書皆不載。惟正統實錄譚廣本傳云。從征九龍口。爲前鋒。賊數萬騎。憑崖列陣。廣以神箭萬人射之。死者無算。乘勝麾左右夾

擊賊大敗陞中軍都督僉事按實錄永樂十二年九月甲戌陞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譚廣爲中軍都督僉事總操練與本傳合然是役賊先與前鋒遇爲廣等所敗安得有　皇太孫被圍事邪今並刪之

十

實錄永樂十二年閏九月甲辰　先是　上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者之不職遂徵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交奏其罪遂下獄陳敬宗誌黃淮墓云　上欲立東宮密預問公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上意遂決癸巳車駕再巡狩公留守時漢王潛蓄奪
嫡之志忌公獨淡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
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以自遣鄭氏名臣記
全採誌文而爲之論曰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
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惟西楊秉均最久東楊謀幄
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圜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
蒙詬簡牘君子弗信也按淮以議建儲得禍國史既沒
不著而三朝聖諭錄復備書淮與西楊不相容之事其
故可知矣正統實錄黃淮本傳書建儲之議與墓誌合
至謂淮直諒多才略熟諳朝政然同列有小過淮毎以

聞以故人或怨之解縉之得罪淮與有力斯亦瑕瑜不掩者也瑣綴錄乃云詢於博識諸士夫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于文簡因憶昔祭酒劉益嘗見謂文簡好訾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素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旨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爾之報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于文簡則未必然若果有之小人之尤者何得老死牖下好還之天豈憒然邪夫尹許之獄淮果有力與否不可知若方正學事淮方新入翰苑雖承顧問特違之知其力豈遽

能生殺人哉淮于黨獄之起南人當戍邊者猶力爲救
解何獨贊成正學之獄所以然者西楊叩頭乞哀一語
旣已得罪信史而其徒欲以誅夷之酷委過於淮以欺
後世耳彼尹氏惡能辯之哉立嫡以長之對（瑣綴錄）又
以爲解縉意者二人不謀同辭故　文皇知物望有歸
難動搖耳本傳獨言縉之得罪淮與有力恐亦得之傳
聞之誤考縉誌狀皆所不載而陳敬宗正人其言必非
阿所好者取信焉可也

十一

（實錄）永樂十二年十月丙申江陰侯吳高以罪免初高

領兵守大同多不法及　上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稱疾不朝被名回京縱家人給驛及私役有司車牛又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鎮撫張玉等百二十餘人隨行所過騷擾爲御史戍務等所劾遂免爲民洪熙元年十一月乙卯釋故江陰侯吳高之子亮等爲民先是亮等有罪仁宗皇帝發充海南衞軍中途赦還行在吏部以聞上命釋爲民鄭氏異姓諸侯傳云高永樂十二年被劾編氓江陰十七年奪務洪熙元年上見高名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高卽死從其家會赦得釋宣德三年子昇乞嗣不許實錄不著吳高之卒但云其子

亮等有罪。仁宗令戍海南而已。而鄭氏謂 仁宗惡高無禮故謫之。則高至洪熙初尚在也。竊疑靖難之初。高以遼東兵數攻永平。爲 成祖所深憚。雖用計去之。或未能釋然於衷。迨 仁宗尤號寬大。於高固非讎敵也。何永樂間止爲編氓。洪熙初遂至遠戍邪。罙令高有嫌於東宮。則 宣宗又不宜援赦例輒免其子也。至謂子昇乞嗣。不知爾時亮復安在。鄭氏益據襲封底簿。其與實錄互異者。莫可考正。當以高卒於永樂末爲近是。江陰李氏漫筆云。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樂間至京乞恩。 太宗命光祿寺給

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廕後家不給食饅頭又食坤茄俱成籠以克饑所云鐵舍未知爲亮爲昇恐是誤以宣德中乞嗣爲永樂時事益吳高既坐罪削爵未死之前其子何從而襲廕耶若其事之俚猥尤不足辯

十二

通紀永樂十三年五月　上諭三法司如今各處有妄告姦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姦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官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姦惡爲繇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遜

國臣記云永樂十四年諭法司姦惡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宥來告者勿理據此乃遷都北京後維新之美政所宜詳述而實錄於 成祖赦一人容一言無不委曲臚列以揄揚主德之寬厚頗如此大事獨遺之何也然自是黨禁少弛告訐之風寖衰而紀綱莊敬等皆以殘刻誅則所全國體甚多諸書並盡無徵邪攷胡廣本傳云嘗奔母喪還朝 上問百姓所苦對曰百姓安獨郡縣窮治姦惡外親蔓延爲害 上立命罷之則德音之降當在廣還朝後矣皇明詔令載十四年四月二日
皇帝勑諭三法司曩者姦惡齊黃等煽惡逞兇謀危社

稷。賴天地宗廟之靈。已皆伏誅。芟薙去穢。必絕其根。掃
滌不盡。又將滋蔓。蓋鋤莠所以養其嘉禾。除惡所以保
其良善。惡類既剪。良善獲安。自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以
前。凡姦惡遠親。已拿在官者不宥。外未拿者悉宥之。有
來告者勿理。如勑奉行。此與遜國臣記合。則通紀所載
勑諭。譌也。今從詔令。

十三

實錄。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監察御史鄧眞言十事。
其一吏部之弊。二戶部之弊。三禮官之弊。四兵部之弊。
五刑官之弊。六七八皆工部之弊。九十軍衛之弊。上

可其奏。命諸司悛改。再犯不赦。水東日記云。建安楊文
敏公行狀。己亥十二月己丑。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
部三法司積弊。　太宗皇帝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
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
若使愼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眞。俾入奏。衆
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卽日悛改。怙終者不赦。王文
端公所爲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爲公所抑者。議欲
開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　上不許。公又指
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　上命以授御史。風言
於庭中。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釐正。楊文貞公撰墓誌

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縱恣公伉直發其私適太學缺
祭酒衆共舉公實欲疏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
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疏中不下所書似不同若楊文
定公撰神道碑則又略之矣王氏家乘攷云文貞爲文
敏墓誌據其辭義公與諸大臣相爲排詆也攷行狀前
事頗詳今止云疏中不下則御史鄧眞所上何疏邪抑
將以此爲諱邪若文定神道碑幷上疏事盡例之大抵
南楊爲碑誌之類尤寂寥不足道余謂東楊密疏本疏
中不下而後授鄧眞入告行狀傳誌雖互有詳略原無
不同也東楊以衆舉爲祭酒遂指斥諸司積弊言雖公

而意近私。賴天子明聖。曲全形跡。故不犯大易失臣失身之戒。然而授草言官。排詆大臣。皆不可爲後世法。是以實錄諱之。神道碑又削之。厠學士敘所譏三楊陽斂陰施。此亦其一端也。

十四

實錄 永樂十九年十一月丙子。上以北虜擴貳。命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吳中等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名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名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命原吉往視開平糧儲。而吳

中人對。與方賓同。　上以邊廪空虛。不懌。名原吉頷繫。之以太理寺丞鄒師顏。嘗署戶部。并繫之。於是賓懼。自殺。賓見原吉遭繫。念事由巳發。恐罪及。遂自經死。　上聞之曰。朕未嘗有罪賓意。何遽自殞。益猶惜其才。居數日。浸聞其平日所爲。怒曰。生失誅矣。命戮其屍。下刑部尚書吳中獄。二十二年八月戊午。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官。初　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日。首釋原吉於領繫。慰勞之。咨以國事。至是復其官。賜冠帶衣服。被褥帳幃

歲備。復刑部尚書吳中官。（夏原吉本傳）云。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原吉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平之。

無煩六師。併旨收繫之。（李東陽撰傳）則云。十九年。上議親討北虜。羣臣莫敢言。公曰。吾受上恩厚。不可不死爭之。約尚書方賓同諫。入獨言曰。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災眚間出。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命公治邊儲於塞北。賓懼自縊死。遂獲罪。幷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官尅日名公還。公方治粟。使者趣甚急。公曰。姑少俟。不爾。慮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上御午門。問征虜得失。公歷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太孫屢奏請宥公。上察公忠。間訪

國事。公敷對如平時。二十二年。車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某語未了。若謂其愛朕者。李氏序事。號爲典練。而所記原吉諫北征語。皆本其子太常君事狀。故多過其實。史言方賓先見 上言邊儲不足。原吉繼之。遂有開平之行。及吳中對與賓同。 上始怒徵原吉繫之。賓亦懼罪自殺。蓋主議者原吉。而發端者則賓也。且邊廩空虛。責在戶部。令賓不先以其言入告。又何懼罪之有哉。李氏謂約賓同諫。入則獨言。又以賓死遂獲罪。皆誤。夫開平糧儲。自有主者治之。公特往視多寡已耳。席未煖而召還。繫內官監。在賓未縊死之前。特旬日間事

也。觀侍郎張本等。奉命造車。發民餽運宣府。在是月甲申。則原吉之遄出遄返。可知矣。當使者之急徵。原吉雖德量過人乎。何暇從容渝槊。下代司庖之事。此皆不情之譽也。攷楊榮所爲墓誌與楊士奇所爲神道碑。俱無此事。今不取。

十五

實錄。永樂二十一年五月己丑。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爲主。而謀不利於　上及皇太子。命下。急捕賊。既悉得。遂名　皇太子趙王公侯伯都督尚

書學士皆至。上御右順門內親鞫之。蓋是時。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 皇太子處分。 皇太子仁明。邸下。往往裁抑宦寺。而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讒之於 上。賴 上聖明。父子親愛。終不能間。然亦希得進見。而儼素厚高燧。嘗誣爲之地。且詐傳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善。密言於賢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與州後屯衛老軍高正等。日夜潛謀。遂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 上。俟 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

及符寶。而分兵執公侯伯五府六部大臣。孫令高正僞
誤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識以御寶頒出。
廢　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皇帝。布置已定。瑜。正之
甥。正密以告之。瑜力諫曰。此舅氏滅族之計。正不從。瑜
遂入告。　上覽所僞誤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斬之。
上顧高燧曰。爾爲之邪。高燧惝慄不能言。　皇太子
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耳。　上命文
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賢等。翼日。　上曰。王射成以天
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
研治。未幾。併其黨悉誅之。二十二年九月丁亥。陞遼海

衛千戶王瑜爲錦衣衛指揮同知。旌其發孟賢等逆謀也。楊士奇撰王瑜神道碑云。永樂癸卯五月。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月未出。見羣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咸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微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曆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搆邪謀。欲俟宮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己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敗。齏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高密以語公。公駭然曰。奈何甘爲覆家滅祀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

遂詣闕入疏。上覽之。初疑其詐。反覆詰難。衆爲公危。公詞色不少挫。旣捕賢等至。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僞詔。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養子。陞公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高以正。卽高正。但實錄以爲王瑜之舅氏。而稗則云姻家。豈有所諱邪。奉天靖難事跡載方孝孺草書貽燕世子。令錦衣衛千戶張安齎詣世子。時中官黃儼姦險。素爲世子所惡。而高燧深結之。爲已地。及安持書至。儼已先遣人馳報　上曰。朝廷與世子。已通密謀。　上不信。高煦時侍　上亦贊儼言非謬。　上亦不信。語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至。洪熙

實錄云。時二郡王高煦。數出從　太宗皇帝。三郡王高燧、留佐居守。宦寺黃儼。以高燧之幼鍾愛也。爲媒孽奪嫡之計。將爲已利。使其黨往來。飾譽高燧而短　帝。又謂　帝將爲朝廷固守北平以拒父也。觀此則靖難時。黃儼已爲媒孽奪嫡之計。懼　仁宗嗣位。必不免於誅。故謀俟宮車晏駕。倉卒出遺詔廢立。如趙高之于胡亥、而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希指謀爲變。實秘不令趙王知。則又大類貫高之於張敖矣。神道碑謂欲俟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最爲得情。而實錄則有舉兵推高燧爲主。及就宮中進毒藥於　上之說。蓋亦出一時告密

張皇聳動之詞。正統實錄王瑜本傳云。瑜發不軌事。有枉者。死之日。自束兩手。如高縣者。號呼救解而卒。則斯獄之不能無濫。可知矣。余嘗論高煦雖有戰功。而兇悍無賴。非成祖所注意。顧獨憐高燧謹愿。數命留守北京。其麾下寧無欲富貴者。而黃儼江保。又爲之內主。讒言日聞。故高煦雖徙樂安。而仁宗之勢猶岌岌也。宣德實錄趙王世家云。王寡學問。好武事。初守北京時。命有司政務悉啓王而後行。而邪說左道之人。多見進用。永樂七年。太宗皇帝初巡守至北京。聞其過失。震怒。誅長史顧晟。盡執其所用小人。褫王冠帶。不許入侍。賴

仁宗皇帝力爲救解。乃復冠帶。聽入侍。以此推之。知
成祖無易太子之志甚明。獨黃儼江保。實爲禍本。久
畱左右而不加罪。何也。獄詞第以孟賢爲首。碑文又謂
尸其謀者高正。豈非事關宮禁。有未可洩言者邪。觀是
年十一月丁亥。皇太子閫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
譖之於　上。皆不聽。名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歎
曰。天可欺乎。非賴　至尊聖明。尚得在此哉。則是時儼
保猶在肘腋間。禍本未除也。故右順門之事。余以爲有
天意焉。

實錄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己丑車駕次蒼崖戍上不豫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上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轝所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龍轝次雙筆峰文淵閣大學士楊榮御馬監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訃皇太子洪熙實錄云初榮同幼孜扈從北征凡軍中一切機務皆令與聞時軍行累月尚未抵賊巢而步卒多艱且諜言賊已遠遁遂令班師及中途太宗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

中官馬雲等。皆倉皇莫知所措。乃密召榮幼孜入御幕中。首議喪事。榮等言。宜循古制。用衣衾殮歛。衆曰諾。或有欲於他事寫勅用寶遣人馳報。榮等曰。誰敢爾。 先帝在。即稱勅。賓天而稱勅。詐也。獲罪非輕。衆皆曰。此言良是。榮等乃命中官備以大行皇帝崩逝月日。幷遺命傳位之意。啓 皇太子。雲等從之。旣作啓。遂以屬榮及少監海壽。馳報 皇太子。正統實錄楊榮本傳云。師次榆木川。 太宗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已而宴駕。惟榮與親密中貴二三人在側。榮祕歛如禮。戒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外無知者。王文端所撰誌亦同。王氏二史考云。

野史謂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秘不發喪。銷錫爲椑錮之。卽殺工滅口。作二詔。一爲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卽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文靖一時鎭靜之功。不可及也。按此舉實楊文敏公謀。文靖特成之耳。仁宗特有勑壐賞文敏。論功甚詳。據史。八月甲辰。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至自行在。致大行皇帝遺命。皇太子命皇太孫馳赴開平。恭迎龍轝。報訃各王公主。諭告中外。丁未。成服。己酉。龍轝次鵰鶚。皇太孫至御營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慟。聲徹天地。辛亥。在京文武百官軍

民人等皆素服哭迎龍轝于居庸關然則所謂太子在南都與喪達京師寂無知者一何舛邪余謂此舉實文敏文靖同心共濟諸書或並美二公或首推文敏要之各不相揜史載洪熙元年正月丁丑楊榮金幼孜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況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瞻奉几筵未嘗忘今與三俸豈為過多卿等其勿辭楊文貞誌文敏墓云師次榆木川 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棺斂一切之禮悉出二公衆遂推公先馳歸報益決幾應變乃文敏所優文靖固不如也若遺命已

京師。太孫未赴行營。所恃以鎮靜物情者。非文靖而誰歟。宣德實錄金幼孜本傳云。扈從北征。道中兵疲。上以問羣臣。皆莫敢對。幼孜獨請還師。雖忤旨不悔。又稱幼孜論事必正。則班師之早。文靖實有功焉。按遣使諭虜。在五月甲申。班師之計。已決於此。不然。大舉親討。安肯未見敵而還。而久淹沙漠。兵疲餉匱。猝有鼎成之變。將爲殘孽所乘。中外恇擾。可爲寒心。然則文靖獨請還師。尤繫安危大計。而文敏所爲北征記。直以振旅之速。歸之宸斷。國史因之。恐非事實。墓誌謂二十二年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 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

數遂如公言。遣使諭虜。釋其不臣之罪。下令班師。此以文貞緣飾之詞。使文敏果有是言。北征記不當自沒其善。而外攷本傳何以一羣臣莫敢對也。讀者審之。

史考異卷十六終